长沙方言中的动宾式离合词研究

潘婷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 通过对长沙方言离合词的句法语义特性进行解读，本文发现，长沙方言中的动宾式离合词不仅可以插入助词如“咖”和“哒”，还可以插入定语、补语以及多种复合成分。与普通话离合词相比，长沙方言离合词有其独特性：1）扩展形式种类更加多样，如可插入副词，直接插入数词和形容词的复合成分等，如“讨死嫌，斗净霸，拐一大场”；2）结构上存在与普通话离合词同形但不同性的词，如“圆场”在长沙方言中为形容词词性，而在普通话中为名词词性；3）语义多为隐喻义，不可根据词素组合得出意义，如“匡瓢、得路”表示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字面意思。本文对长沙方言离合词的描述和分析，丰富了汉语方言以及离合词研究的视角。

关键词： 动宾式离合词、长沙方言、扩展形式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离合词是汉语中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自陆志韦（1957） 首先提出了“离合词”这个概念以来，学界对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赵元任 1968； 吕叔湘 1979；李清华 1983；常彦云 2006； 潘海华 2015 等）。离合词常作为一个词使用，但是也可以将两个词素拆开使用，且有一个词素为黏附词素。如：“睡觉”是一个词，在中间插入其他成分后会有“睡一个觉、睡你的觉、睡了觉”等形式，此处的“觉”不可单独作为词出现。汉语中的离合词有多种形式，包括动宾（如伤心、消气）、联合（如发达、改革）、述补（如完成、打倒）等，其中动宾式离合词最能产，同时对它进行的研究也最透彻（赵元任 1979；赵金铭 1984；陈光磊 1994；卢福波 1992，等）。

动宾式离合词指的是由动词语素加宾语语素构成的离合词，宾语语素多为名词性成分，也有一部分是形容词性或动词性成分，如“发誓、帮忙、受骗”等。在两个语素之间可以插入多种成分如助词、量词、形容词等，构成诸如“发过誓、帮一次忙、受他的骗”等结构。

通过比较普通话中的离合词现象，笔者发现在长沙方言中存在一些特别的动宾式离合词。从构词形式上说，这些词如“匡瓢、拐场、背时”等可以插入体标记、数词、形容词等成分，组成类似“匡哒瓢、拐一大场、背臭时”等结构。语义上经过扩展后的离合词往往改变了原有的语义或加深了原有语义的程度，如“操心（费心照料某人）--操空心（白费心）；讨嫌（讨厌）—讨死嫌（非常讨厌）”。鲍厚星（1999）指出，长沙方言中有许多可以扩展的动宾型复合动词（即本文所谈论的离合词）。从认知角度上这些离合词多为带有隐喻意义的词，词义不会根据词素组合得出。如“得路”并不是真的指得到了某条路，而是表示占了某人便宜的意思。这些离合结构扩展形式众多，并且语义特征丰富，展现了长沙方言在离合词

上的多样性。

本文接下来这样安排：第二节回顾以往文献对动宾式离合词的研究；第三节详实描写长沙方言离合词中插入助词、定语、补语、复合成分的扩展形式，并对其进行句法语义刻画；第四节通过比较长沙方言和普通话的离合词的异同，展现长沙方言离合词的特性。

2 研究综述

自陈望道（1940）首先注意到这个现象以来，学界对于离合词的探讨主要经过了以下几个方面：1）离合词属性界定；2）扩展形式；3）句法结构。

首先，关于离合词属性界定问题，学者主要有三个观点，即词说，短语说和中间状态说。

持词说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合词不论是分离还是聚合都作为词存在。李清华(1983)认为动宾式离合词属于特殊的词，能否扩展不应该是区分词和短语的标准。赵金铭(1984)将离合词与公认为短语结构进行结构和语法形式上的对比，认为离合词属于词。 陈光磊（1994）、郭锐（1996）等人也支持离合词为词的观点。

持短语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动宾式离合词是作为短语存在。王力（1953）认为词的内部一般不能扩展，那么像“走路、吃饭”等能够进行扩展的词就应该是短语。吕叔湘（1979）认为，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睡觉、打仗”这些词和一般的动名词短语没有什么区别。

持中间状态说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合词在没有分离时是词，而插入成分进行扩展后是短语。陆志韦（1957）运用扩展法对词和短语进行区分，认为一些能够扩展的结构不扩展时是词，而插入其他成分扩展时，就成了短语。朱德熙（1982）认为述宾复合动词扩展前是词，插入成分后属于组合式述宾结构。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有杨庆蕙（1995）、刑福义（1996）、任凤琴（2005）等。

其次，学界对离合词的讨论还集中在离合词的扩展形式方面。段业辉（1994）将动宾式离合词的插入成分总结为五类：插入时态；插入趋向动词；插入数词或量词；插入代词；插入较复杂的语言成分。王铁利（2001）、丁勇（2002）等学者也相继对述宾式离合词的扩展情况、插入成分等有关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学者也从句法角度来探讨离合词的结构，主要研究了离合词的分离情况。汪国胜、王俊（2011）基于黄正德（2008）提出的轻动词理论认为离合词存在分离的情况。他们认为在离合词的动词语素上都有一个有语义的轻动词吸引动词语素上移，从而出现了离合词的游离态。在此结构基础上离合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动词语素被移位到轻动词所在的位置与轻动词进行融合。持不同观点的有潘海华、叶狂（2015）和郭锐（2017）。潘海华、叶狂从同源宾语角度来探讨离合词的离合属性，认为离合词本质上并未分离，离合词扩展形式只是通过复制和 PF 删略产生了表面上分离的现象。郭锐也认为离合词不存在分离现象，其“分离”都是同形删略造成的，如“他$_j$连~~睡~~觉$_i$[$_{t_j}$也没[VP 睡~~觉~~$_i$]]”。

上述文献都是基于汉语普通话离合词现象作出的描述和分析，也有一些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了方言离合词上。王俊（2011）探讨了株洲方言、上海方言、粤语中离合词的特点，主要

将普通话离合词分别与这三个方言中的离合词进行对比分析。但是文章没有对方言中的离合词现象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和解读。卢凯凯和王月华（2014）在动宾离合词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宁波方言中的“VVN”动词重叠式的特点和变形格式。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尽管学界对于普通话离合词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但是对方言离合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根据观察[1]，长沙方言中存在许多离合词不仅构词形式众多且语义生动，本文将探讨长沙方言中离合词的扩展形式，并希望对长沙方言离合词和普通话离合词进行对比，揭示方言离合词展现出来的特性。

3 长沙方言离合词的扩展形式

长沙方言中存在“咖”“哒”“咖哒”“得”等多种助词。将其放在离合词中间时，它们充当的功能似乎又与平常的功能有些许差别。

3.1 插入助词

本节将从插入体标记“咖”“哒”“咖哒”和“得”字来阐述离合词的扩展形式。当它们出现在不同词性的离合词中时，它们有着不同的意义。

3.1.1 “咖”的插入

伍云姬（2009）认为“咖”在长沙方言中可作表结果的补语和表完成的动态助词。鲁曼（2010）认为长沙话里的“咖”是一个事件界限的标记，被用来标记事件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当这个词出现在动宾式离合词的环境中时，它们主要还是表完成义。如下：

（1）发咖气　好大的路咯，你发咖气就要得哒撒。（多大的事情啊，你生完气就行了。）

（2）清咖场　才在咯里清咖场，又跟我搞得一世阑珊。（才把这里整理干净，你又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

（3）拜咖生　你进城拜咖生，搭哒帮我买本书要得啵。（你进城拜完寿后，顺便帮我买本书行吗？）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插入“咖”后的离合词，一般都是表达之前的状态或动作完全结束。如“发咖气”，从句子语气看出来表示的是说话人希望听话人生完气之后就不要再继续纠结于此事，表达的是一种祈使语气，说话人希望听话人能够把生气的状态完全结束。在此处“咖”表示完成，用来表示事件终结点的实现。

3.1.2 “哒”的插入

伍云姬（2009）认为“哒”可用作表完成态、已然态以及表持续态的助词。鲁曼（2010）则认为与传统的分析不同，“哒”只是一个完成体的标记，它标记事件已经完成状态的转变。而放在离合词中时，“哒”的作用似乎和以往不一样。

[1] 本文语料来源为：鲍厚星（1999）《长沙方言研究》，李荣（1998）《长沙方言词典》，以及笔者本人语料和长沙本地居民的语料。

（4）驮肚　咯个妈妈驮哒肚。（这个妈妈正怀着孕。）

（5）出鬼　咯真的是出哒鬼。（这真的是有点不对劲啊。）

（6）来神　一讲到咯只事你就来哒神。（一讲到这件事你就来劲了。）

在此处插入“哒”的离合词几乎都是描述状态的形容词性离合词。从上述这些词的扩展形式可以发现，之前某件事或某个人并没有表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状态或来了精神的状态，只是在某个条件下，促使这些事情或者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因此“哒”在这里更适合非完成体中起始体的用法，它表示事物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除了起始体的用法外，“哒”也有另一种作用:

（7）得路　我今天又得哒路。（我今天又占到便宜了。）

（8）答白　我不是已经答哒白啦。（我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9）把信　有人把哒信把我。（有人给我来了个消息。）

当这些表示完成的助词插入离合词中时，因为离合词本身的意义不同，因此造成助词的使用条件也存在差异。插入“哒”的离合词，动作就是在某一时刻就实现了，如“得路”表示在某一时刻某人占到便宜了，“答白”表示在某人开口回答时，就说明“答白”的动作实现了，且无法使用持续的时间，如*答哒三个钟头的白。而插入“咖”的离合词表示的动作基本都是事件型，像“开刀”“拜生”这样的表示动作的离合词基本都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表示事件已经彻底完成。通过对比发现此处“哒”的表示动词性的离合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有终点的，且终点都是可以即刻完成的，不可以加入表示持续态的量词进行修饰。因此这里的“哒”更适合出现在 Vendler（1967）动词分类中表示成就体的动词性离合词中。

因此，在方言离合词中“咖”和“哒”的意义差异如下：

1.“咖”一般存在事件型的动词性离合词中，表示完成；一般不会出现在形容词性离合词中；

2.“哒”一般存在表示成就体的动词性离合词中，表示即刻完成；可以出现在形容词性离合词中，此时作为起始体，表示状态的开始或持续。

3.1.3 “咖哒”的插入

在长沙方言中，也存在两个助词合在一起使用的情况。伍云姬（1994）有提到“咖哒”可用作完成态助词。“咖哒”一般放置在句子结束位置，表示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将“咖哒”插入离合词中时，其语义发生的变化也是如此。如下例：

（12）落气　听讲昨里子就落咖哒气。（听说昨天就断气了。）

（13）圆场　咯件事不是已经圆咖哒场啦。（这件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14）忘形　吃哒两口酒就忘咖哒形。（喝了两口酒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首先，通过上述例子发现，这些插入“咖哒”的离合词都是表示某人或某事的状态的词。其次，和“哒”不一样，这些插入“咖哒”之后的离合词表示状态已经完全转变了。如“落

咖哒气”比起“落哒气”呈现出来的语义，更突出完全改变的意思，而“落哒气”则比较注重和之前没“落气”的状态的对比，现在“落气”的状态出现了。因此出现“咖哒”的离合词都是表示完成义的形容词性离合结构。

3.1.4 “得”的插入

张大旗（1985）主要探讨了“得”在长沙话中的几个用法：作助词、作助动词、作介词等的情况。“得”字在长沙话离合词中也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字。如下例：

（15）过身　　咯何是过得身咯。（这怎么走得过去啊？）

（16）打流　　现在不读书，那以后只打得流。（现在不读书，以后只能无所事事在社会上混。）

（17）脱符　　咯只伢子只晓得跟哒我屁股后背跑，我硬脱不得符。（这个小男生只知道跟在我身后跑，我都不能脱身。）

上述离合词中插入“得”或“不得”主要表示“可能、可以、”或者“不可能、不允许”。如“过得身”表示能够过身。在汉语里也有助动词“得”放在动词后或形容词后表示“可能”或“可以”。但是“得”的这种后置用法会受到诸多限制。因为汉语里比较习惯使用“能+动词”来代替“动词+得”。比如长沙话里会说“xx 架得势（可以开始）”，而普通话里则会说“xx 能开始/可以开始”。正因为长沙话经常使用“得”，所以它的用法比较普遍和自如。

同时上述例子中有些词只能在表示否定或不真实情况的环境中使用，如“脱符”，当插入“得”时，一定会在前面有一个表示疑问的“何是”来表达否定语气。正是因为这种限制特性，所以词与词之间的用法有区别。

3.2 插入定语

在离合词中，插入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形容词和名词等定语类的成分一般用来修饰宾语语素。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一些形式出现了形义错配等现象，使得离合词出现了更加丰富的语义。

3.2.1 人称代词的插入

常彦云（2006）说到“我伤了他的心”，“他的心”就是一个由领事和从属者构成的名核结构。但是在方言中这样的动宾式结构如“匡瓢”扩展为“匡了他的瓢”时，并不是代表“他”的“瓢”真的被“匡”了。因此本节在分析插入人称代词的离合词扩展形式时，主要是从论元增容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通过搜集长沙话的语料发现，有些离合词是不及物动词，在主语位置上有一个施事者，此时若加上一个人称代词在动宾语素中间，则会造成出现两个论元的现象。如下例：

（18）松皮　　小心我松你的皮。（小心我打得你皮开肉绽。）

（19）醒门子　等下我女朋友来哒，你就莫醒我的门子啦。（等下我女朋友来了，你就

不要揭我的老底啊。）

（20）扯谈　　扯你的谈咯，莫管我。（说你的话，别管我。）

上述例子在没有插入人称代词之前，只有一个表示施动角色的论元。但是插如人称代词之后，出现了受事论元。如“松皮”在插入“你的”之后，则表示承受“松皮”这个动作的论元出现了，“你”则是受事论元。但是看到“扯你的谈”这个词，此时插入的“你的”还是表示施事论元，它的完整形式为“你扯你的谈”。叶狂和潘海华（2015）将这种论元类的定语分为两类，一类是施事定语，另一类是受事定语。当加入受事定语时，此时不及物的离合词似乎用另一种方式带了一个多出来的论元。

同时在离合词中插入人称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黄正德（2008）所提到的“形义错配”现象。黄认为“看了三天的书”这样的结构在语义和形式上出现了错配。“三天的”在语义上作为补语，但是在形式上它出现在了定语的位置，变成了“伪定语”。上例（18）到（21）中的离合词插入人称代词后，在形式上也都作为宾语语素的定语成分，但是在语义上，插入成分还是作为宾语或者主语存在。

3.2.2 疑问代词“么子”的插入

长沙方言一般用“么子”来表示疑问或虚指。李荣（1998）写到“么子”是疑问代词，表示“什么”。“么子”和其他的成分附加在一起时，就会询问具体的时间、原因等。而当“么子”出现在动宾式离合词中间时，主要表示对对方行为的不满。

（21）发癫　　你在发么子癫咯。（你发疯做什么？）

（22）得色　　真滴不晓得你还在咯里得么子色。（真不知道你还在这里得瑟什么。）

语气上，常彦云（2006）认为“什么”，并没有实际指代内容，只是表达对动作、行为表示否定或不屑、不满的语气。再看到长沙方言中的离合词插入“么子”之后，句子也表达了对对方行为的不满和抱怨。从句子表达意义上看普通话和方言中“什么”所表达的语气是相似的。

结构上，吕叔湘(1992)认为“什么”是宾语或宾语的修饰语，在动宾式短语或离合词中插入疑问代词时，它的作用是修饰后面假宾语。同时，在插入这种“什么”或“么子”的短语中，其语义问的不是“什么”，而是表示“做什么”，即还是对前面动词表示的动作的询问。如“发么子癫”，问的不是什么性质的癫，而是询问对方发癫干什么，让对方不要再发癫的意思。

那么，如果“什么”或“么子”实际是表示询问“做什么”的意义，其真正的功能应是修饰整个动宾短语，作为动宾离合词的附加语出现。在长沙方言里这样的表达也是存在的：“你在咯里发癫做么子吧”。

3.2.3 形容词名词的插入

离合词宾语语素同时也可以受到形容词和名词的修饰。并且再加入这些形容词之后，动

宾式离合词本身的意义可以被改变，因为描述的宾语语素的性质发生改变了，因此出现了新的语义。如下列例子：

（23）跳嗦皮（调皮得出奇）； 斗捩霸（开很无聊的玩笑）； 背臭时（在小事上都超级倒霉）； 打鬼讲（说些没道理的话）； 发宝气（说蠢话或做蠢事）

（24）发疯 发猪婆疯/发羊癫疯 （做些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在动词语素和宾语语素之间插入了“空”字，便改变了原来的语义。再未插入形容词之前，“听话”就是表示表示它的字面义。而插入“空”字之后，就表示听的是闲话或者没用的话。通过观察这些词的语义，发现这些词都是一种贬义的意思。在汉语中在动宾式离合词中间插入形容词也很常见，如“帮倒忙、吃大亏”这些都是形容词在修饰限制宾语语素。

此处插入名词的用法比较受限，在方言中这样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很生动地表达了说话人本身的用意。同时在表达上偏向自由直接，比较符合方言的特点。

3.3 插入补语

本小节将分析插入量词修饰语和副词之后，方言离合词体现出的句法语义特征，且对其中的一些语言现象进行简要阐述。

3.3.1 动量时量名量的插入

黄正德（2008）认为在汉语语法研究传统上有个重要的看法，即所有的主要词汇范畴都可以受到数量词的修饰，即名词有名量、动词有动量、形容词有形量之说。在长沙方言中也有这些量词可以插入离合词中间。

（26）动量

打伴 来跟我打下子伴咯我有点儿子怕。（来陪我一下我有点害怕。）

运神 “去哪里咯？” （“去哪里啊？” ）

“等我运下神着” （“让我想一想先。”）

上述例子中表示动量的量词有“下子、下”，表示时间较为短暂。在长沙方言中，这些词的使用比起常见的“次、回”的使用要更频繁。方言本就是口语化的语言，为了表示方言直接、精炼的特点，因此在使用上，用“下（子）”更适合。此处加入的词缀“子”也是长沙话中的特色。鲍厚星（1999）提过，长沙方言中加词缀“子”的范围比普通话大得多如：“星子老鼠子、饭瓢子”等等。

（27）时量

醒门子 咯件事情会送你醒一世的门子。（这件事会被你拿来嘲笑我一辈子。）

运神 就你咯朽木脑壳只怕要运三天神才搞得清白。（就你这榆木脑袋只怕要想三天才能想清楚。）

上述例子则是表示时间的量词。插入表时量的这种离合词一定是要有表示[+持续]的语义特征。如普通话中：他睡了一天觉。*他毕了半天业。“睡觉”是可以在时间上有持续意

义的动词，而“毕业”则为瞬间动词。因此“睡觉”可以插入时量词修饰。（常彦云，2006）上述例子中同样都是可以表示持续意义的离合词，“运神”表示思考，思考可以持续很久。

（28）名量

把信　　你来的时候记得先把只信啦。（你来的时候记得先通知一声。）

懂味　　你可以懂点咖子味不。（你可以识趣一点吗？）

摆矮　　在老师傅门口摆点矮，现话得。（在老师傅面前谦虚一点没关系。）

在名量词中，普遍运用的是表示数量不多的“点、点咖子”，表示数量不多。它适用的环境比较多，使用范围很广。

3.3.2 副词的插入

对于副词作补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许多争论。一般认为，副词的功能在于修饰、限定动词或形容词，在句中只能充当状语（唐贤清 罗主宾，2014）。朱德熙（1982）认为副词只能充当状语，不能补语。由此可见副词是否能作补语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

在长沙方言中也存在一些程度副词或范围副词，它们可以出现在述宾式离合词中间，如“死、净”。针对这些词是否能作补语，在一些文献中可以得到佐证。张谊生（2014）和唐贤清（2011）有谈到“死”可作程度补语。“死”用于心理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程度义。他们认为“V 死 O”结构表程度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明清时期开始大量使用。

通过前人研究可以说明在汉语中还是存在程度副词作补语的情况。再看看长沙方言离合词中出现副词的例子：

（29）讨嫌　　他真滴讨死嫌。　　（他真的很讨厌。）

讨嫌死了

（30）捏白　　你咯人真的捏净白。（你这个人只知道撒谎。）

*捏白净　　净捏白

上述例子中，“死”出现在用作形容词表某人的性质的词“讨嫌”中，用来表示一个人惹人厌烦的程度极深了。而“净”则表示范围，表示听话人只知道撒谎，或者光做些比较愚蠢的行为。吕叔湘（1999）提出“净”可表示“光，只”、“总是、老是”和“全、都”，后两项归为一类，表示事物的范围。但是对于“净”在上述结构中充当的成分，可能和“死”有差异。张谊生（2014）认为副词中只有程度副词可作补语，而“净”作为范围副词，基本在句子中作状语。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净”不可像“死”一样置于宾语语素之后，只能置于动词语素前后的位置，在语义上表示“光、只”更强调事物或动作涉及对象的单一性。

在普通话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作状语的“净”通常放在动词前；而在长沙话中，常把状语“净”移到动词后，如：

普通话

（31）这两天他净玩电脑

（32）小孩子净爱吃零食

方言

（33）吃净菜　　（只吃菜）

（34）一块钱的水煮面放一点净盐　（一块钱的水煮面只放盐）（何宁 2005）

例（33）“净”虽放在宾语“菜”前，但肯定不是修饰“菜”，因为没有什么“净菜”“非净菜”，“净”在这里是“吃”的状语，放在了动词后，意为“只吃菜，不吃饭或其他东西”。在长沙方言中，状语“净”放在动词后的格式放在动词前的格式更普遍。（何宁，2005）如：发净脾气/斗净霸/吃净冤枉。因此，长沙方言中程度副词在离合词中可作补语，而范围副词作状语。

在例（33）和（34）中，此处离合词中插入范围副词作状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形义错配”。以往对于形义错配的研究多关注“伪定语”的现象，此处的状语也形成了形义错配的一个类别，即状语定化（刘辉，2009）。此处的“净”作为状语出现在定语的位置，在形式上造成了一种作为宾语语素的定语的假象。实际上“净”是在形容整个“吃菜”的动作的方式，而不是修饰“菜”做定语。

3.4 插入复合成分

本节将阐述插入两个成分后，离合词的意义变化。主要从体类和非体类两个类别上进行谈论。

3.4.1 “哒”+人称代词的插入

（37）得路　你现在得哒别个的路，小心明天别个就要你还起回去。（你现在占了别人的便宜，小心明天别人就占回来。）

（38）答白　你既然答哒他的白 那你就应该做到。（你既然答应了他，那你就应该做到。）

上例中出现在离合词中的“哒”插入了表示状态的离合词中间，表示某种状态或动作的已经发生。再加上代词成分的插入，指明了动作对象。

3.4.2 “哒”+疑问代词的插入

（39）出洋相　你又出哒么子洋相咯，何解大家都在笑你咯。（你今天又因为什么丢脸了？怎么大家都在笑你。）

（40）得路　今天得哒么子路咯，讲下看。（今天占了什么便宜啊？说下看看。）

在描述离合词中只插入虚指代词“么子”时，表示说话人对对方的行为的不满和抱怨。而此时在“么子”前插入“哒”时，则表示对已发生的事情的询问，并且希望听话人能够回答的意思。

3.4.3 “咖哒”+时量词的插入

之前有分析到“咖”表示完成，“哒”放入成就体的动词中。而当这两个词加上时量词

时，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通过语料对比认为“咖”在加入时量词之后，还是表示完成，而“哒”加上时量词后，表示持续。通过以下例句可以分析：

（41）咯餐饭才吃咖一个钟头冒好久，他就过来哒。（这餐饭才吃完一个钟头没有多久，他就过来了。）

（42）咯餐饭才吃哒一个钟头冒好久，他就过来哒。（这餐饭才吃了一个钟头没多久，他就过来了。）

例句（41）表示饭已经吃完了一个小时了。而例句（42）可表示还在吃饭，吃饭的动作持续了一个小时。将这两个助词加上时量词放入离合词中进行分析，来看助词的意义是否存在差别：

（43）默神　他默咖半天神，还是冇想清白。（他想了半天还是没想清楚。）

（44）　　*他默咖神，还是冇想清白

（45）　扯谈　他们两个扯哒一夜谈，冒睡一下觉。（他们两个说了一夜的话，没有睡觉。）

（46）　　他们两个扯哒谈

首先“默神”这个离合词，当只有“咖”用在其中时，表示的是陈述语气，如果删掉时量词，这个句子就不合法。这种情况和第一节中阐述的单用“咖”表示祈使语气的情况不一致。因此，可以总结，当“咖”单用时，或只有“咖”出现在条件句中，表示祈使语气，而“咖”后面的宾语受到量词修饰时，表示陈述语气。并且，表示动作已经结束了。如例（43），一定是默神的状态已经结束了，才能表示他还是没有明白。

而当“哒”也出现在宾语前加了量词的环境中时，可以表示动作的时间持续了一段时间。上例中“扯哒一夜谈”表示两个人说了一整晚的话，这个谈话或许结束了，也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此时的离合词不像之前阐述的表示成就体，它是一个活动动词，它可以在任何时间结束，也可以有持续的状态。SHIRAI（1998）认为活动动词与持续意义是兼容的，因此这里的离合词带上量词修饰后，有了[+process]的特征。这个动词本身的性质和“咖”使用的词还是存在差异。“哒”出现的离合词可以删掉后面的时量词，而上面插入“咖”的离合词则不行。

3.4.4 数词+形容词的插入

在汉语中动宾式离合词一般不会出现在动词语素后面直接加数词和定语再加宾语语素的情况，如*睡一好觉，一般都会是名量词，“睡一个好觉/睡个好觉”。或者在加了表时体的“了/过”之后再加数量补语或定语，如“睡了三天觉”、“洗了一个澡”。但是在长沙方言中，可以直接插入数词再加定语来修饰宾语语素。如下例：

（47）得路　得一猛路

（48）匡瓢　匡一大瓢

（49）丢诟　丢一猛诟

与此同时此处也体现了状语定化的形义错配。如（48）“大”在此处并不是修饰“的大小，因为“匡瓢”在此处表示的是事情变得糟糕了的意思，此处的“大”实际是修饰“匡瓢”的程度变得更深了，事情变得更糟糕了。所以在语义上，此处在形式上被认为是定语的形容词实际上是做状语，在此处形成了形义错配的现象。

3.4.5 否定成分+副词的插入

在动宾式离合词中插入否定成分和副词，描述了一种否定的状态。且副词在结构中作为补语而存在，补充说明动词的情况。 如下例：

（50）运不清神　运神不清　（想不明白）

上述例子除了有复合成分插入动宾语素之间的情况之外，还存在置于宾语语素之后的情况。因为这里的“不清”作为副词成分可以出现在动宾语素之间或者宾语语素之后。在插入副词一节中已经说过，副词可以出现在宾语素前后的位置如：讨死嫌/讨嫌死了。这里的否定成分加上一个表示结果性的副词可以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副词进行移动。

3.4.7 小节

本节主要描述了在长沙方言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离合词的扩展形式。首先在分析插入动态助词的“咖”、“哒”和“咖哒”时，并未从以往这三个助词的意义来进行探讨，而是将其放置在离合词环境中，来看它们表现出的不同的意义。当在离合词中插入定语时，人称代词的插入使得离合词出现了论元增容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伪定语”的形义错配现象。而形义错配在本文中的体现，也不只是局限于定语类的错配，还出现了状语定化，补语定化等多种错配现象，且方言离合词的环境使得这样的错配现象更加丰富多变。同时补语和复合成分的插入，也对离合词的语义解读提供了新的角度，如一些能插入时量词的离合词一定是在语义上有持续义的词。

对于离合词插入成分研究，使得方言离合词在在语义和结构上都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性。相比普通话离合词，方言离合词似乎在语义和结构上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因此，两者之间的对比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4 长沙方言离合词与普通话离合词的对比

通过对长沙方言离合词的描述和分析，发现其和普通话离合词在扩展形式种类、用法、语义以及体现出的形义错配种类上都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在扩展形式上，方言离合词也比普通话离合词有更多特殊的地方。如上文中提到在方言离合词中可以插入程度副词、范围副词，还可以直接插入数词，但是在普通话离合词中，这样的扩展形式比较少，大多不能直接插入数词，对于插入副词的描述也不多。因此在扩展形式的种类上，方言离合词更加丰富多样。

其次，在用法上，两者也有不同。长沙方言离合词虽然在形式上大多和普通话离合词相同，但是用法确大有不同。如“架势”，在普通话中有“场面”的含义，多为名词；而在长

沙方言中，其表示“开始”，常作为动词使用。类似的还有“圆场”等词，它们在用法上都和普通话离合词不一样。

此外，普通话离合词的语义大多可以根据词素组合得出，如“消气、结盟”等。而长沙方言的离合词在语义上多为比喻义，大部分的离合词无法根据其词素组合方式得出离合词的含义，如“脱符、背时、算细”等。通过“背”和“时”这两个语素的组合竟得到了“倒霉”的含义。因此在语义上，长沙方言离合词的比喻义相比普通话离合词的语义要更加形象生动。

因此，在离合词的研究上，方言相比普通话而言展现出了其独有的多样性。总而言之，方言离合词和普通话离合词作为离合词现象的典型的研究语料，都值得更加深入的挖掘和了解。

5 结语

文章探讨了出现在长沙方言离合词中几个典型的扩展形式，对插入助词、定语、补语和复合成分后的离合词的意义进行了大致解读。如插入体标记后离合词的的语义有何变化。离合词插入人称代词后体现出的论元增容，以及出现的定语类、状语、补语类的形义错配，也是在方言离合词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最后，将方言离合词和普通话离合词进行对比，揭示了方言离合词的特点。方言离合词在扩展形式和语义表达上都比普通话离合词要更加丰富和独特。这样的对比研究也为研究方言提供了新的视角，日后对方言的研究也将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Cheng, L. L.-S, Sybesma, R. 1998. On dummy objects and the transitivity of run[J].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5(01): 81-93.

[2]Shirai, Y. 1998. Where the progressive and the resultative meet: Imperfective aspect in Japanese, Chinese, Korean and English [J]. *Studies in Language* 22(03): 661-692.

[3]Vendler, Z.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鲍厚星. 1999. 长沙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5]常彦云. 2006. 现代汉语动宾式离合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上海: 复旦大学.

[6]邓思颖. 2010. “形义错配”与汉英的差异——再谈“他的老师当得好”[J].语言教学与研究(03):51-56.

[7]郭锐. 1996. 汉语语法单位及其相互关系[J]. 汉语学习(01):8-14.

[8]郭锐. 2017. 同形删略和离合词、不完整词形成机制——兼论准定语的形成机制[J]. 语言科学(03):225-249.

[9]何宁. 2005. 长沙方言副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D].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

[10]华玉山. 2005. 关于离合词的语用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03): 31-35.

[11]黄正德. 2008. 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J]. 语言科学(03):225-241.

[12]李荣. 1998. 长沙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3]刘辉. 2009. 现代汉语事件量词的语义和句法. 博士学位论文[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14]鲁曼. 2010. 完成体语义与“事件完成”——长沙话完成体语义的跨语言研究[J]. 现代外语(03): 230-239+328.

[15]陆志韦. 1957. 汉语的构词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6]吕叔湘. 1992. 近代汉语指代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7]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8]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潘海华,叶狂. 2015.离合词和同源宾语结构[J].当代语言学(03): 304-319+376-377.

[20]石锓. 2005. 论“A 里 AB”重叠形式的历史来源[J]. 中国语文(01):49-59.

[21]唐贤清，罗主宾. 2014. 程度副词作补语的跨语言考察[J]. 民族语文(01): 33-41.

[22]唐贤清，陈丽. 2011. “死” 作程度补语的历时发展及跨语言考察[J]. 语言研究(03): 79-85.

[23]王海峰. 2002. 现代汉语离合词离析动因刍议[J]. 语文研究(03): 29-34.

[24]汪国胜，王俊. 2011. 从轻动词角度看现代汉语离合词[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02):101-105.

[25]伍云姬. 1994.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J]. 方言(03): 218-220.

[26]伍云姬. 2009.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7]张大旗. 1985. 长沙话“得”字研究[J]. 方言(01): 46-63.

[28]张谊生. 2014.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9]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30]陈光磊. 1994. 汉语词法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

[31]丁勇.2002. 汉语动宾型离合词的语用分析[J]. 语言研究(01):148-151.

[32]段业辉. 1994. 论离合词[J]. 南京师大学报(02):112-115.

[33]李清华. 1983. 谈离合词的特点和用法[J]. 语言教学与研究(03): 91-100.

[34]卢福波. 1992. 支配式离合动词探析[J]. 逻辑与语言学习(04):38-42.

[35]卢凯凯,王月华. 2014. 宁波方言“VVN”动词重叠式研究[J]. 现代语文(10):54-56.

[36]任凤琴. 2005. 论离合词与词组的区分[J]. 语文学刊(04):114-117.

[37]王俊. 2011. 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38]王铁利. 2001.离合词问题研究[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9]刑福义. 1996. 汉语语法学[M]. 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0]杨庆蕙主编. 1995. 现代汉语离合词用法词典[Z].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1]赵元任. 1968. 汉语口语语法中文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42]赵元任,吕叔湘. 1979.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43]赵金铭. 1984. 能扩展的“动+名”格式的讨论[J]. 语言教学与研究(02): 4-22.

Studies on the Verb-object Separable Words in Changsha Dialect

Pan T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parable words in Changsha dialect,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verb-object separable words in Changsha dialect can not only insert auxiliary words such as “咖” and “哒”, but also insert attributives, complements, and various compound components. Compared with the separable words in Mandarin, the separable words in Changsha dialect have their uniqueness: 1) The types of extended forms are more diverse, such as inserting adverbs, directly inserting the compound components of numerals and adjectives, etc., such as“讨死嫌，斗净霸，拐一大场”; 2) some separable words in Changsha dialect have the same form as that of mandarin but have different part of speech, such as “圆场” are adjective parts of speech in Changsha dialect, and noun parts of speech in Mandarin; 3) The semantics are mostly metaphorical meanings, meanings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morphemes, such as “匡瓢，得路” is not purely literal.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separable words in Changsha dialect, which enrich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dialects and separable words.

Keywords: Verb-object separable words；Changsha dialect；Extended forms